

昭明文選集成

昭明文選集成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五十四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胞弟文彬伯質校刻

總目 廣絕交論

演連珠

右共五十一篇

廣絕交論

劉孝標

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帳練裙路

逢峻峻泣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漑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後漢書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

澆薄莫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

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

蟲鳴則阜螽

終

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

因

緼於相感霧涌雲

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

以上皆喻交不可絕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雕虎嘯則清風起而應之霧涌

雲蒸星流電

擊皆形其速

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二句証以古人

見交不可絕漢書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

言其趨舍同罕生子皮國子子產左傳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

自今以往吾

無與為善

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

五臣本作協

膠漆志

婉變

力轉

於墳簞

心和琴瑟則言香蘭茝道合膠漆則志順堦簞皆言和順之甚後漢書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

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

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孟書玉

牒

而刻鐘鼎

此指交道朋友為五倫之一故聖賢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武

王曰請著金版墨子琢之盤孟銘於鐘鼎傳

於後世東觀漢記封禪其玉牒文秘牒記也

若乃匠人輟成風

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此言良朋之難遇莊子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堊墁

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伯子卽伯牙流波卽子期所云湯湯乎若流水息卽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雅正引曲也事已見上

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

後漢書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旣至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旣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遂留冢次脩墳種樹然後去東觀漢記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卽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爲陶哉

陶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

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

散衆多也莊子巧歷不能得而况凡乎漢書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侍中。二句言中情之篤。

而朱益州汨

骨

爨敘粵

同

謨訓捶

支

直切絕

交游比黔首以鷹鷂

人靈於

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

而絕之故以爲疑捶撻也謂其言過

於切直若撻人也媿同也○以上皆言交道古今

不廢疑朱穆作絕交論之非爲下文發議張本

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

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醑則昌言交絕今

以絕交爲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

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此是責其知常而不知變見近而不見

遠撫以手按之也鼓琴循絃謂之徽韓詩外傳趙遣使於楚臨

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

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夫時

有燥濕絃有緩急徽

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螭屈從道汗

注推移不可記也

蓋聖人握金鏡

闡風烈

龍驤螭屈

從道汗

注推移不可記也

蓋聖人握金鏡

闡風烈

龍驤螭屈

從道汗

注推移不可記也

蓋聖人握金鏡

闡風烈

注推移不可記也

蓋聖人握金鏡

闡風烈

龍驤螭屈

從道汗

注推移不可記也

蓋聖人握金鏡

闡風烈

龍驤螭屈

從道汗

鳥隆

聖人統上下而言金鏡喻道之明風列風化即倫常之理

隆

龍驤喻達而在上時之隆龍驤屈喻窮而在下時之汙道亦

隨之以汙隆四句大意是言凡

日月聯璧贊疊疊

亡鬼切

之弘致

事要變通不可執一偏之見

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

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

日月聯璧謂太平雲飛電薄謂衰亂王者設教從道汙隆

太平則明疊疊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棣華反經之微旨然則

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

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謂窮妙理之極謨

謀也乃謀之於心而為是言非同臆說不可指以為非易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疊疊疊疊微妙之意二句言道之常故曰

弘致論語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舊註謂反經以合權二句言道

之變故曰微旨莊子黃帝游于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

至夫組

使象罔求而得之赤水喻心玄珠喻道象罔喻虛無

織仁義琢磨道德驩

五臣本作歡

其愉樂恤其陵夷

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

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良朋款誠始終若一寄寄託通感通靈臺心也本莊子註心爲神靈之臺莊子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各自足故相忘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詩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註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音德音○以上是言古人道義之交故交不可廢不入勢利故曰素交逮叔世民訛狙七詐八風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

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

上明良朋此明損友葛龔集曰龔以毛羽

之身戴邱山之施左傳叔句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

雷駭然則

五臣本無則字

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

角

言其畧有五術焉

較明術法也下則從而效之

若其寵釣董石權壓梁竇

漢書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爲黃門中

尚書元帝被疾政事因顯白決又董賢字聖卿哀帝悅其儀貌拜為黃門郎詔將作監為賢起大第武庫禁兵盡在董氏後漢書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實憲和帝舅為大將軍事皆專決雕刻百工鑪捶朱靡萬物吐

敝與雲雨呼噏

吸

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

數句極言

其威權之盛雕刻鑪捶是假天地為喻言天地靡不望影星奔使物成形質如雕刻鑪捶所為也風塵喻聲名

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

形容曲盡向註言逐

勢利之人如星奔川驚望影聽響爭赴於豪貴之家鶴蓋謂蓋如飛鶴軫車後橫木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沈七族五臣本作宗是曰

勢交其流一也

願以死自結於豪貴

富埒

五臣本作將

陶白貲巨程

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

汗

而鳴鍾

陶陶朱公

三致千金。白圭主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程鄭以冶鑄富。埒卓氏。羅羅。襃貲至鉅萬。銅陵銅山。卽漢文帝賜鄧通者。皆見漢書。又光武帝郭后弟郭况。爲

大鴻臚。累賞賜金錢。京師呼爲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

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鳬躍。飈沓鱗萃。分頂上句極形

其分鴈鴛之稻梁。霑玉笋之餘瀝。戰國策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

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蔭。常先掃室布

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相與留之。魯連子曰。君鴈鴛有

餘粟。寧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

爵也。

交其流二也。以上二種奔馳富貴之門。交之最下者。禮記。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左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

同心者有。五臣本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

如白水。作讌陸大夫宴。

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漢書高祖拜陸賈爲太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公卿

閒名聲籍甚。後漢書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
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籍甚謂
聲名遠揚。加以顓羌顓將顓過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

碧雞之雄辯

解嘲蔡澤顓顓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而奪其位莊子惠施其言黃馬驢牛三辯者以此與

惠施相應終身無窮註牛馬以二爲三兼言與別言之也曰馬
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驢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驢牛形與色之
三也與鄧禹書曰衍以爲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
辯不足難也王褒常爲碧雞頌碧雞神名秦所祀見史記敘溫
郁五臣本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

辱定其一言

郁與燠古字通劉向別錄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上是以名譽傾動

一世此是以言

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純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

談傾動一世

未遑於雲閣

遑遠也

攀其鱗翼丐

哥

其餘論附駟

子

驥之旄端軼

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此是附名流逐聲氣以求揚名進身雖勝於上二等入然

總非素交駟牡馬也張敞集曰倉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旌

乃騰千里之路軌過也淮南子馮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鴈於碣

石碣石海畔山言因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

其一言聲名遂回達善本作驩離品物

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

五臣作煦

沫鳥因將死而鳴哀

西京賦人在陽時則舒在

陰時則慘此借言安樂患難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

懷昭谷風之盛典

吳越春秋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

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

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

悲其所鄉者乎伯嚭伯州犁子伯州犁亦為楚所殺故伯嚭因

子胥在吳而奔吳二人於楚俱有殺父之仇故曰同病相憐恐

懼寘懷申

斯則斷金由於湫

子

隘刎頸起於苦蓋

胡臘反○左傳景公欲更

上憂合

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漢書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
左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湫隘苦蓋皆言
貧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蒲張王撫翼於陳相申上是曰窮交

其流四也言宰嚭由伍員濯漑而榮顯嚭既貴而譖員張耳因

陳餘撫翼而奮飛耳既貴而襲餘故曰窮交濯漑灌
漑也宰嚭由員而仕如物之汙滌之使潔物之槁灌之使育張

耳陳餘皆趙將後耳與餘有隙遂棄餘歸漢耳後襲餘泚水上
遂殺餘馳驚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縵衡所以揣其輕

重縵所以屬其鼻息探其有氣無氣若衡不能舉縵不能飛雖顏冉龍

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翼

皆執衡秤勢之輕重持縣量氣之麤細若勢輕氣微雖行如顏

回冉耕德如曾參史魚終不云重龍翰鳳雛喻道德光輝蘭薰
雪白喻性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舒董仲舒向劉向

行芳絜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玉淵海言其行同金

王學同淵海卿司馬長卿雲楊子雲黼黻河漢言視若游塵遇

其文同黼黻之麗河漢之廣語皆本王充論衡無勢利可爲身援挾若

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盡流俗惡薄心腸若

衡重鎚銖續微影飄撇匹滅○形容更爲曲盡不嫌其毒雖共工之蒐慝驩兜

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八兩爲鎚二十四銖爲兩此又取有權力之人再爲彼此

較量一番重鎚銖相去無多微影撇畧有皆爲匍匐逶迤折枝

氣息蒐慝慝惡也南荆謂楚東陵謂盜跖剝盡若輩面皮有勢有力不必論行擇交

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有力不必論行擇交

透迤邪行折枝同折腰莊子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

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將其

意將已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苟苴將所入實行張霍之

之意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惡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量何等入始與之交張張安世

霍霍光皆漢室持權大臣禮記苞苴單筭

問人者苞苴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茅

凡斯五交義同賈

古

鬻故桓譚譬之於闌闌林回諭之於甘醴

賈買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

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

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

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

以市喻交疑拾誤為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

若水小人之交甘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

如醴林回人姓名

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泰

存亡指勢位古今義同始終變文耳循

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

善本作徇

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

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

事已見上

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

漢書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

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

有隙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規規言見不及遠總見古

來利交者多至此忽作疏宕以散其氣漢書下邳翟公為廷尉

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

其門曰一死一生廼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然善無因此五交是生三

豐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豐也豐瑕隙也推究其利交流弊前勢盛則附之後勢衰則棄之轉

眼便不相識是為敗去此就彼德傷義同禽獸之行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豐也代人下石名

陷饕餮貞介所羞三豐也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

古人知三豐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櫃雅楚

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後漢書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山中白丹

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近世有樂安任昉入作論海內髦傑早

寄縑以祠見深交無益

本旨

綰銀黃。夙昭民譽。

綰貫也。銀黃銀印黃綬。

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

五臣本作

特

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

方併也。曹王子建仲宣英

時謂獨立於衆時。或作特。亦可從。後漢書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郭郭林宗也。鄭當時字莊。爲大司農。每朝侯上。見一善則盱衡扼腕。傷其未遇。遇一才則

揚眉抵掌。

樂道人善。

雌黃出其唇吻。

無粉。

朱紫由其月旦。

晉陽秋王衍字夷甫能言

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汝南太守宗資任用善士。朱紫區別。後漢書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月旦謂每月朔日。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側蒲眠。擊鞀爲坐。客恒滿。蹈其閭閻。若升闕里之堂。入其

奧隅。謂登龍門之阪。

生時何等傾動一世。輜車前衣車後爲輜鞀。車軸頭也。後漢書李膺字元禮獨持風